聂震宁：从书香岭南到终身学习型社会，全民阅读有了“广东模式”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
图/由广东教育出版社提供

近日，“全民阅读”第一提案人聂震宁的新书《读书的四季：致阅读指导老师的24封信》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。4月22日下午，该书首发活动在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举行。2017年，聂震宁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提交了“关于在我国中小学设立阅读课的建议”提案，此后他深入各地学校考察调研，积累了丰富的实地经验。本书正是他十多年实践智慧与深度思考的结晶，以24封温润书信，与一线教师展开关于阅读教育的“慢对话”。

“4·23世界读书日”当天，羊城晚报记者对聂震宁进行专访——

打通全民阅读“最后一公里”的关键所在

羊城晚报：您如何看待阅读指导老师在“全民阅读推广人”队伍中的重要作用？

聂震宁：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虽然没有专门强调要建设“全民阅读推广人”队伍，但是强调了全民阅读推广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，要提高“全民阅读推广人”的专业性。我们不能够忽视中小学阅读教育，它是全民阅读推广的“重中之重”。而青少年阅读教育的实施，离不开专业的阅读指导老师。全民阅读的“最后一公里”在哪里？——存在于多个地方，比如公共阅读空间，书香校园建设……这些地方都需要阅读指导老师，他们是打通“最后一公里”不可或缺的力量。可以说，打通全民阅读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关键在于建设好“全民阅读推广人”队伍。而在这支队伍中，校园里的阅读指导老师，正是“重中之重”。

羊城晚报：在当下，AI可以推荐书单、生成读书笔记，甚至进行AI代读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阅读指导老师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？

聂震宁：昨天在第五届全国全民阅读大会的“AI时代青少年阅读的发展”分论坛上，我做了一个主旨发言，题目是《青少年阅读：成也AI，期待更好的AI》。为什么说“成也AI”？AI确实能帮助我们快速读懂一本经典，甚至在你还没读的时候，它就能告诉你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在哪里——当然，等你真正读了之后，可能觉得它说的并不准确。但总的来说，AI能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，包括写读后感、衍生出一篇文章，它都能做到。然而，阅读的真正目的，是锻炼认知能力、获取知识、启智增慧。阅读不只是知道一本书写了什么——就像看球赛，精彩的是过程，不是比分。阅读是一个经历曲折、汲取经验、锻炼思维的旅程，而不是简单的“找答案”。如果AI能替我们解决一切，那人还有什么用？我们不就容易被替代了吗？我们既要善用AI，也要有专业的阅读指导，需要阅读指导老师来帮助我们保持发现能力、联系实际与联想创新的能力。

广东的阅读教学实践已走在前列

羊城晚报：2026年迎来首个全民阅读周，回看2017年您提出的那份“中小学设立阅读课”的提案，您认为这九年里，中国校园阅读教育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？

聂震宁：这些年我走过天南海北许多省区，发现校园阅读教育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各地普遍重视书香校园建设。不少地方已经积极开展了阅读教育，比如中东部地区——广东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都做得很好，河南、安徽也不错。总体来看，各地都在朝着“阅读课”这个方向进行各种实践探索。当然，不同学校的基础不一样：有的学校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，可以更好地总结经验、提炼模式；有的学校可能还没有开展过系统的阅读教育，那就需要抓紧学习、研究和实践。

总而言之，中小学阅读课程到底怎么开，确实是一个新课题。比如：阅读课程的边界在哪里？主要内容是什么？应遵循什么样的标准？教学标准是什么？还有阅读教学的测评要不要开展？我认为，学校只要有了阅读课，有了比较成型的课程体系，有了良好的师生交流，学生读了书能够讲出来、能够讨论、能够写作，那就很好。

羊城晚报：这次在2026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来到广东，您觉得广东的阅读生态如何？

聂震宁：广东的阅读生态一直非常好。中国“书香社会”的理念虽有传统文化渊源，古已有“书香人家”的说法，但广东是最早将“书香”二字融入公共阅读实践的地区——1993年，南国书香节首次启用“书香”概念，在此之前，既没有“书香社会”的提法，也没有“书香节”“书香订货会”这类相关活动。

与此同时，广东也是全国最早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地区之一：2000年，深圳读书月正式启动；广州则通过“书香广州”系列活动，搭建了多层次的阅读平台，尤其是读书会活动，在广州开展得有声有色、成效显著。

在阅读教学方面，广东的实践也走在前列。我曾多次前往深圳南山区，与当地教师交流并开展培训，发现他们格外重视教师阅读教育能力的培养。昨天在新书首发暨阅读倡议活动上，广州花都都雅小学的朗诵表演《水字探秘》，也让我真切感受到他们的阅读不仅扎实，而且有深度——这种深度，体现在他们能真正将书中内容内化为自身素养，不仅解读相关文字的文化底蕴，更结合实际进行了创新性表达。这也正是阅读的意义所在——读懂、会评、善用，最终转化为自身的能力，比如写作、表达等。

阅读的目的是什么？

羊城晚报：您如何看待全民阅读在终身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的重要作用？

聂震宁：广东在开展全民阅读的同时，也在推进终身学习型社会建设，我认为将二者深度结合，是非常好的实践。很多人会疑惑，阅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在我看来，阅读的核心目的有四个方面：一是读以致知，通过阅读获取知识、满足求知需求；二是读以致用，将阅读所得运用到生活、工作和学业中，发挥实际价值；三是读以修为，人生是一个不断成长、不断修身的过程，而阅读能让人知书达理，助力个人终身修为；四是读以致乐，在漫长人生中，阅读能带来持久的快乐。这四点，正是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，也构成了终身学习型社会的重要基础。我认为，广东能快速将全民阅读提升到终身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高度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“广东模式”。

羊城晚报：在全民阅读和终身学习的创新融合下，广东如何将这一“广东模式”建设得更好？

聂震宁：要做好二者的融合，核心是把握两点：一是全民阅读的“全民性”，二是阅读的“终身性”，二者缺一不可。

首先，全民阅读绝不能局限于青少年阅读，不能只聚焦于大中小学的阅读，而应覆盖全年龄段、全群体。如今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也特别重视老年群体、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阅读需求，这些群体都应成为全民阅读服务的重点对象。

其次，要着力营造浓厚的书香社会氛围，让阅读成为每个人的生活习惯，让终身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比如对于老年人，不能简单地推送书籍，更重要的是做好阅读服务，精准对接他们的兴趣和知识需求，帮助他们养成阅读习惯。除此之外，还要兼顾不同年龄段的需求：老年人有适合他们的阅读内容和服务，中年人能通过阅读助力工作与成长，婴幼儿能从小培养阅读兴趣，特殊群体也能得到充分的阅读关照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实现“人人处处可读、时时能读”，让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深度融合，真正建成学习型社会。

【拒绝流行】 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教授

找个词描述我们的痛与爱

我这学期开了一门课，叫“经典阅读导引”，一个学生跟我分享她阅读经典的感受，特别让人动容，她说：读书让心流走向言传，当发现书中内容和自己在生活中的经历产生呼应时，会特别惊讶和欣喜。自己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某种不适在书中找到了解释，有了名字可以形容，这种不适就无法再以它的无名伤害我。另一个同学说：曹老师，你能理解吗？当我从福柯、上野千鹤子书中读到某句话，把我内心那种被模糊感支配的情绪清晰表达出来时，我获得的解放感吗？

特别能理解。我也常有在阅读中“被一个词照亮突然看见世界”的豁然解放感，这不正是读书最大的意义吗？无论你面前矗立的是一座书山，还是一面只有1平方米大小的微型书架，你沉浸在其中，总会在某个时候遇见那个给你打开世界的那个词。关注新华书店“1平米书架”已经三年，每年都会被不同的故事感动。2025年“1平米书架”为242万人提供了阅读服务，39岁的农村妈妈李丽是其中一位读者，她从小生活在河南的潘堂村，但读《世说新语》，她领略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风貌；读《滕王阁序》，她想象自己亲眼看到了赣江边的滕王阁。青岛星河爱心素食餐厅为138位老人提供免费午餐，85岁的程奶奶是“1平米书架”年龄最大的读者。能够想象出她们在书架前被书触动的时刻，一定在某个时候有句话有个词在清楚描述她们的情感时治愈了她们，就像我的学生描述的那种惊喜感一样。

想起十多年前一条新闻，当时杭州图书馆宣布，允许拾荒者到馆内阅读，唯一的要求是，入馆阅读前需要洗手。对拾荒者的到来，有市民表示无法接受，馆长褚树青那句话很让人震撼：我无权拒绝他们来读书，但您有权离开。——10年前人们还讨论着“拾荒者能不能进图书馆”，今天1平米书架已经下沉到400多家小店，散落在城市、县城、农村……

【梅川随感】 陈子善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

“老金”画猫

认识老金是在本世纪初。2001年，还未正式养猫的我应邀为《上海文学》月刊主持一个题为“记忆 时间”的专栏，每月一期，介绍值得介绍的现代、港台及海外华人作家写老上海的散文随笔，木心的《上海赋》就是在这个专栏中首次推出的。这个专栏的责任编辑就是老金，我俩合作颇为愉快。

后来老金的《繁花》横空出世。但我一直不知他还会画画。直到看了他亲自为《繁花》所作的插图，才明白他的画技也十分了得。现代文学史上，鲁迅、张爱玲等都为自己的作品画插图，当代，大概只有老金了。“图文并茂”，在老金这里才算相当程度得以实现。

不过，我没想到老金还会画猫，而且画得那么好。当然，他一直“不响”，我也一直不知。去年无意中见到他发表的一幅布面丙烯画《围巾》，我又吃了一惊。

在这幅《围巾》中，一只长尾黑猫安坐在高凳下面，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，高凳上还有两条围巾。虽然画题“围巾”，但我总觉得老金是在画猫，给猫戴上一条围巾是为了衬托这只黑猫，突出这只黑猫，把画题改为“戴围巾的猫”，应该也无不可。这只黑猫双目炯炯，神情专注，在想什么呢？戴了这条围巾舒服吗，开心么？不免令人遐想。

老金自己是否养猫，我没问过他。他应该还画过别的猫画，但这一幅已令我惊异。我一直有个偏见，画家如画不好猫，恐怕难成好画家。徐悲鸿画马出名，但他画的猫也同样十分了得，就是一个明证。

【昙花的话】 尤今 新加坡作家

泰戈尔的第二个春天

那是一幢红色的古雅建筑，前面是一片绿意盎然的开阔庭院，鸟声啁啾、花香氤氲。附近，帕德玛河静静流淌，仿佛在无声地畅述文学名家泰戈尔留祖宅里的种种轶事……

这家纪念博物馆，原本是泰戈尔祖父在孟加拉的宅邸，曾有长达十年的时间（1891－1901），当年，泰戈尔不定期地留居于此。在乡野恬静安宁的氛围里，面向潋滟的湖水，泰戈尔灵感泉涌，创作了许多重要的作品。

博物馆内展出了泰戈尔多件手稿的复印件，他的笔迹遒劲有力，极富个性。我在细细欣赏时，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：每回在纸上写错了字，他不是简单地划掉或胡乱涂去，而是很艺术化地在错误的地方画上装饰性的图案，甚至完整的图画；比方说，有一篇稿，稿纸上就画了一棵树，而这棵树并不是文字的配图，树木底下掩盖着的，其实是他错误的构思，真可以说是“图文并茂”啊，看着时，我仿佛还能感受到泰戈尔的呼吸和心跳。

有人指出，泰戈尔将删改痕迹转化为图像的这个过程，无意间孕育出绘画的细胞。其实，他绘画的才能是一直潜藏着的。年逾六十后，他疾病缠身，在病榻上，为了排遣时间，减缓病痛，他便自学绘画，任由心中的灵感恣意喷涌于画布上，为他带来了创作生涯“迟来的第二个春天”。

【喧嚣之余】 宋明炜 美国韦尔斯利学院讲席教授

托普卡帕皇宫记游

托普卡帕皇宫是苏丹旧皇宫，共有四进，犹如紫禁城。

我们从侧门进入，先看到的都是奴隶和太监的居所。注意到的一点是他们确实非常讲究，宫殿里的卫生设施很健全。到第二进才开始看到皇宫，如后宫，因为皇子即位，往往母以子贵，皇太后地位很高，这从后宫看得出来，皇太后居所都很重要。

祈祷是一个重要的生活内容，苏丹居所也不例外。第三进里面还有圣物展览厅，有先知的脚印，初见很惊奇，后发现到处都有，也就不足为怪。第三进内宫以及议事厅等建筑都变成展览厅，分别有珍宝、衣服、珠玉、书籍、武器等展览。

侧门外还有厨房的展示，充分显示苏丹皇宫内部生活场景，而这一点北京故宫似乎并没有，只有建筑，没能看出生活景象。

第四进后花园就能看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马尔马拉海了，风景开阔。想来这是君士坦丁堡过去的城墙所在，也是当年奥斯曼土耳其大军攻城的地方。帝国更换之后，这里反而是皇宫最内部的地方。

后花园不仅林木繁盛，而且还有玫瑰。海洋的蓝色与建筑的石材相映，确实赏心悦目。

【不知不觉】 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执行主编

一本期刊的压力“测试”

最近十天，经常在“出行”“返回”，因为4月份是读书月。刚去过长沙，交流的主题是数智化时代出版行业的作为。前两年，“时代”前面的修饰词还是“新媒介”，而文学期刊与出版的压力，却远不只是技术工具的更新换代。这像一股强大的浪潮，重塑着我们的信息环境、文化形态、与社会连接乃至思维的方式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一本文学期刊动辄发行数十万份，洛阳纸贵的故事不时上演。而今天，多种自媒体分流了读者，地铁上多见刷手机者，却难见读纸质书尤其是纸质期刊的人，传统的营销渠道被大幅削减，邮局征订连年下滑，报刊亭消失，书店不销售邮发杂志，网络销售的低价策略及快递物流成本上升。以《收获》杂志为例，必须转战网络销售，却因为事业编制的属性，不能开设网店及在直播中挂“购物车”，流量无法转化为经济利润……也因此，文学期刊在今天如何守护文学理想，如何在迭代中找到自己的生存途径，并获得持续的生机与生长，就成为一次次会议讨论的主题。

《收获》是1957年由巴金先生和靳以先生创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，曾经经历了时代的斗转星移和众多的文艺思潮的更迭，在各个历史时期，它都是一位在场者。但是，当我们俯瞰岁月与展望未来的时候，就会知道，一本期刊从来不会因为你有悠久的历史，就必然能够获得未来的壮大和发展。现在文学期刊的编辑都变身为“八爪鱼”，同时担当多重角色，既是文学编辑，同时又成为新媒体、短视频的编辑或者主持。“压力”，永远会以各种方式出现。但是，在保持一本杂志真正的品位——它的遵循，它的独立性，它的敏锐和观察，它在审美上的要求的基础上，《收获》也一直在变，就像一条大河，要不断地有新生力量的加入，才有未来。

【夕花朝拾】 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

古城在纸上重生

傅崇矩的《成都通览》并非第一次出版。单就袁庭栋先生的校点本而言，已是第四次系统整理出版。清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初版原貌，经民国铅印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影印、二十一世纪初简体重排。此次校点不仅广勘十余种存世版本，更据成都档案馆新见傅氏手批稿补正三百余处，尤重方言、职官、街巷名之考辨——如“暑袜街”非因卖暑袜得名，实乃“鼠穴街”音讹；又考“劝业场”始设于1909年，非坊间所传光绪末年。校注中引《华阳县志》《四川官报》等二十七种文献互证，使百年前的蓉城烟火，历历如在目前。

袁庭栋在《前言》中坦言：“傅氏之笔，非仅为存史，实为立心。”他反复比勘手稿眉批与刊本异文，发现傅崇矩每增删一字，皆系对市民命运的体察——写茶馆“座无虚席”，初稿原作“座常不满”，后改为“座无虚席”，又于页边注：“非盛也，是活也。”这细微改易，正映照出校点者以心印心的虔敬。

袁先生也承认前几次校点颇有仓促与疏漏之处，甚至有些图样都重新画过。此次重校，他逐页复核旧图，补绘遗失的32张街市手稿，并据新见档案重订《成都城垣沿革图》。那些被时光磨蚀的砖石走向、早已消失的桥闸形制，在墨线与朱批间重新显影。每一道补绘的屋脊、每一处重订的水道，皆非凭空想象，而是以光绪《成都县图》残片、日本东亚同文书院1907年测绘底稿及傅氏手稿中“某街旧有石桥三孔，今仅存一”的零星记载为经纬。所以，《成都通览》此次重刊，应该是多次校点中的最佳版本。

●随手拍 清洁江河 图/文 齐振松

4月20日，在浙江省开化县城芹江上，一位护河工正在竹排上清理杂草、树叶等，河水清且美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：ycwbwyb@163.com